



【人生随想】

年味何味

□孙葆元

每当岁末,春节的脚步逼近时,人们总有一种异样感,心骚动着,莫名的兴奋挥之不去。有生活经验的人说,年味越来越浓了。没有人能说清楚年味是个什么味,是舌尖上的甜、嗅觉中的香、耳朵里的悦、眼睛装下的彩?都是,又都不是!是休假的计划、回家的行程、居家的闲适,抑或是岗位的坚守?都有,又不全有。那么,年味是种什么味?是人生的回顾、岁月的盘点、来年的打算?干脆,什么味不味的,年就是一个日子,与平时没有不同,人生就是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度过的,年是一个情感的附加,不去想它,它就是普通的一天。可是人人都念着它,单位在总结过去的得失,企业在规划来年的目标,打工的人查看着高铁的车次,热火朝天的工地安静下来,高速公路上的车挤成了长龙,城区里的车明显减少,车如流水般的马路空置出来,一眼可以望到地平线。所有的感官都告诉你,这就是年!

年味是心里的味,从每个人的心底生发、发酵,膨胀起来,浩荡成岁月的文化。每个人都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,你必须随波逐流,容不得矫情,这个力量就是年。年又是宇宙的味,星汉如规,万木入仪,秋谢春发,挡不住,是因为我们都置身规律中,无可违背,只应遵循,这就是“味”。

人生经年,岁月入味。我也曾年年踏上回家的路,那是去郑州看望岳父和岳母,我的父母早逝,那边的父母就是至亲长辈。忙到年根,搭上绿皮火车,从济南出发,下京沪,转道徐州,再上陇海线,要十二个小时的行程。我算了一笔时间账,省亲来回二十四小时,整整一个昼夜,当时假期五天,其中有一天是在路上度过的。出行是兴奋的,很快旅途的枯燥驱走了兴奋,小小的女儿开始打瞌睡。为了哄她,我

指着车窗外说:你看,那里有一条狗!果然,一条黄狗在村头跑着。生在城里的女儿没见过狗,一下子来了兴趣,原来狗是这样走路的!她跳下座位,学着狗在车厢的甬道上爬,逗得邻座哈哈大笑。我说,咱们数狗玩吧。列车从一个个村庄旁驶过,有的村庄没有狗出来,有的村庄竟有三四条狗追逐着玩耍。当数到第十九条狗的时候,女儿趴在车窗边睡着了。我们这年轻的一家像候鸟一样归巢、远航,在一次次回归与返岗中眼见得父母老去。我的年味就是奔波的味,留在记忆中,终生挥之不去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的年。如果问,过年这些天的假期,你最喜欢哪一天?有人喜欢除夕,有人喜欢初一,过年嘛,不喜欢年喜欢啥?做媳妇的喜欢初二,这一天可以回娘家。我独喜欢除夕前的一段时光,也就七八个小时。那是一个时辰,生产科已经不安排生产任务,销售科也不安排车辆外出,一踏入腊月门,企业便计算职工福利提留,安排工会给大家发点年货,会计科提前把年终奖发下去,工厂里一片喜气。工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打扫卫生,从设备到工作台,从地面到玻璃窗,全部用水清洗过。忙完了这些,大家坐在休息室里等待着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,这时候几位副厂长及生产、设备、质量、保卫等管理部门便组织安全卫生大检查,电路要拉闸,暖气要不泄漏,室外水管要适当流水,防止夜间冻裂,仓库贴上封条,一切符合安全要求,就宣布可以离开了。这时各车间一片欢呼,男职工打着呼哨,男男女女簇拥着奔向自行车棚,推起自己的车子,退潮般向大门涌去,片刻间工厂就静下来。管理部门也松弛下来,女的顾着家,搬桌子、排椅子,开始打扑克牌。平时他们巡逻,在车间抓牌抓赌,现在自己可以玩一把了,他们不大呼小

叫,在走廊上只听到啪啪的摔牌声,间或有人得意地大笑。那时候,企业开支严格,这些扑克牌都是他们自己掏钱购买的。我没有打扑克牌的习惯,这个时候会独自再在厂区转一圈。不再喧闹的厂区真是好风景,每一条甬道、每一个角落都是我们产品的产床,我们的品牌从这里出发走向市场。这一刻,时光似乎是停滞的,可以停下脚步,回过头去看一看来路,平时只顾着往前赶路,赶路的时候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。丰收是需要回过头去看的,回看丰收是年的陶醉。翻过这一天的日历就是年,年是另一段时光之路的起点,我们又要启程了。此刻,年味是短暂的回首和瞻望。

一转眼,那个趴在火车车窗上数狗的女儿长大了,我们也退出了职场。退出职场后的日子混沌起来,似乎每天都一样,模糊了生活的仪式,所以每天都是年。我们已经不用再凭物资的储备积攒年味,不用期限衡量年的长度,时空中年人的坐标没有了,只剩下概念中的年,这个年也就失去味道了。突然,我收到大宗的快件,从饼干、干果、糕点到毛衣、外套、运动服,从擦玻璃的机器人到吸尘器,一个个单号飞入手机,于是忙不迭地跑菜鸟驿站。女儿在手机上逗我们遛腿,每当我们一趋趋跑的时候,年就离我们不远了。女儿的假期就是我们的年。我常常想,一家为什么是这几个人凑到一起?是血缘,更是时空赐予的人生之缘,这个缘只有几十年,在岁月里稍纵即逝,我们说珍惜,最珍惜的就是这段岁月。一家一段岁月,不可交替,不可更迭,且做着减法。所以年让我们百感交集,既有奔向未来的冲动,也有失却往事的记忆,在得与失之间,我们渴望的是团聚,是朝夕共处。我说,人生百年不如团聚百年,盼着那些亲人们与时永在。

年味是时光的味。

【读城记】

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

□雪樱

当灼热渐渐退去,睁开沉滞的眼睛,犹如一次浴火重生。嘴皮爆裂,如焦渴的河床,回荡着对大漠甘泉的渴慕。咬一口苹果,像沁着凉意的冰激凌,再来一口,又来一口,不觉中有泪水溢出眼眶。尽管丧失味觉,丝毫不品不出甜味,内心却被某种渐次打开的东西激活,无形无色,无味无名,一点一点地照拂过来,那是光。苦难中孕育的光,自带精神质感,辐射宇宙天际。

已经忘记多久没有经历如此的昏睡与虚弱,当体内的免疫系统大战激烈交锋,溃不成军的皮囊只有忍受。当抵达身体极限之时,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感觉袭来,真实得就像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。醒来时,我突然觉得,这座城市自始至终没有抛弃我,没有撒开那双宽厚的大手,而是引我渡过一劫。我又活了过来,一切都如盐着水,一切都悄无声息,上天的苦心安排从来都是严丝合缝的精心设计,不留任何蛛丝马迹,而我,依然能够捕捉到一抹熟悉的气息,那是生命对生命的轻唤,泉水对春天的邀请、孩童对过年的祈盼。

作家孙甘露说过,上海是一个存放信件的地方。历经这场病后我顿悟,济南于我既是存放信件也是投递信件的地方。少读红楼,沉迷宝黛爱情。中年又读,应是摆进个体悲欢、聚散、得失、荣辱,从俗世中来,到灵魂中去,方能睁开混沌之眼,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。《红楼梦》第67回,薛蟠从南方带回来一些小物件,笔墨纸砚、香袋、扇子、香坠、脂粉、头油等,薛宝钗给大家分,特意给林黛玉“加厚一份”,没想到黛玉却睹物思乡,勾起伤心事来,想到自己父母双亡、寄人篱下,又没有兄弟,哪里有人给她捎些土特产呢?这时,林黛玉提出要去宝钗那里,宝玉巴不得她出去散散闷,解了悲痛,便道:“宝姐姐送咱们东西,咱们原该感谢去。”黛玉道:“自家姐妹,这倒不必。只是到他那边,薛大哥回来了,必然告诉些他南边的古迹儿。我去听听,只当回了家乡一趟。”说着,眼圈儿又红了。重温这处细节,我不禁联想到林黛玉去世前不断咳血,央求贾府的人把她送回老家,这一幕幕如闪着寒光的刀刃一下一下砍在我的心窝子上,让人心疼又悲悯。曹雪芹势必饱尝过一个与此相关的故乡连根拔起的精神事件,才会落笔如阔斧,板板扣杀,直抵灵魂深处。抑或说,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以及将要经历的生活,古人已经活过一次,比我们任何人都要现代。林黛玉所谓“只当回了家乡一趟”的思乡情,指向生与死之门的叩响。若问谁在敲门,又是谁破门而入?每一次的离别,每一回的至痛,每一场的挫

败,每一年的辛劳,以及那些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里的迎头痛击和无端自责,都是背靠故乡的绝地反击,也是背水一战的自我救赎。似乎,从出生的刹那开始,我们就注定了背井离乡,求学、成家、生计,一次又一次地别爹娘、别炊烟、别童年,待有一日岁月染白了鬓发,回首时蓦然惊醒,我们别的是另一个被忽略、被侮辱的自己。想想,一座小城里的山泉湖河,就此别过,等于走完了回家的路。当我再次来到济南的护城河畔,暖阳让我眯起双眼,大口呼吸着新鲜的冷气,吹着不那么刺骨的北风,听着泉声乒乒乓乓,在青石板上弹奏出一曲曲交响乐,我的心是滚烫的、簇新的,也是敞开的,清洁如草茎般透明。

背井离乡乃是无法篡改的命运,那么,互相取暖值得我们彼此珍视。这个即将动身远去的冬天,我无法忘怀城市里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们之间的互助互爱。那一双双伸出的温暖手臂,如苍茫人间凭空生长出来的遒劲枝丫,负载着众生的眼神,构筑起生命的屏障。那个午后,灼热的身体到达新的沸点,我买的药还在路上,此时通过物业群发出询问,很快有邻居响应,“我有!”再朴素不过的两个字瞬间凝成一首短诗,你需要,我有药,六个字碰撞出的声音,或曰幸福。来不及过多地感谢,也无需多余的客套。事后对方告诉我,那是别人快递给他的,他再传递给身边有需要的人。从那往后,陆续有互助接力上演,从深夜到破晓,从晨曦到星光,陆续有人把这一幕幕令人眼底生热的场景置顶,路过他人的世界,又预习自己的明天。生命的轮回,大城的小爱,直教人甘愿为之歌哭。

“离开一个熟悉的地方,比抵达一个陌生之地更重要。这种复杂的不忠,就像一种疾患,决定了‘我的人格’,决定了既让我痛苦又使我成为‘我’的缺点和能力。”匈牙利作家马洛伊·山多尔在小说《一个市民的自白》里如是写道。这不折不扣地击中了我的软肋。我的城,我的爱,我不可能治愈的隐疾,我不可救药的眷恋,在它们面前,其他的琐碎与无常都可不屑一顾。

烟花飞溅,璀璨如伞,美丽似虹,浪漫如星,把新年的问候,时间的喜乐、生命的感动,都一笔一画写在了大地上。我想起叙利亚诗人尼扎尔·卡巴尼《新年伊始与吾爱书》中的话:“带着对你的爱意又走过了一年/好似孩童的作业又积满了一篇/回味着你的声音、味道、讯息/你的来电和信件/把这一切放存在新年伊始/请你在我的心里永远地滞止。”烟花璀璨,摇曳多姿,装点了你我的黯淡世界,又转瞬即逝,唯有心底的爱永恒留芳。